

台灣地區國中學生霸凌角色之分佈及其與個人和家庭因素之分析

吳文琪^{1,*} 陸玟玲² 李 蘭³

目標：霸凌事件是值得研究的公共衛生議題。本文目的乃描述台灣地區公立國中學生之霸凌角色的分佈，並探討與其相關之個人及家庭因素。**方法：**為獲得台灣地區具代表性之公立國中生樣本，因此先自台灣北、中、南、東各區，以系統抽樣的方式抽出五間學校，每校每年級選兩班作為研究樣本。最後共20間學校，120個班級參加調查，於2010年9至12月完訪3,441人。為考量設計效果，以抽取率的倒數作為權值，並以SAS 9.1.3之Proc Survey模組進行描述統計及多項式邏輯斯迴歸分析。**結果：**台灣地區國中生有8.71%為霸凌者、7.01%為被霸凌者，2.91%為雙重身份者，共18.63%為霸凌事件的涉入者。性別、衝動人格、自覺受歡迎程度、父母最高教育程度、家庭衝突頻率、口語責罵頻率及體罰頻率分別與霸凌角色有不同的關連性。**結論：**霸凌事件在國中盛行，建議在國中之前即可發展預防介入計畫。不同霸凌角色之相關因素不同，應針對不同角色設計介入方案。整體而言，建議家庭增加良性互動和減少衝突及過度責罰。(台灣衛誌 2013；32(4)：372-381)

關鍵詞：霸凌角色、盛行率、台灣國中生

前言

霸凌是一種恃強凌弱的現象，很容易發生於國中階段[1]，卻常被當作一般嬉笑怒罵而忽略[2]。橫斷研究指出，霸凌經驗越多的國中階段學生，社會心理健康狀況越差[3-5]；霸凌者之危害健康行為(包括吸菸、打架及過度飲酒行為)較多[3,5]；被霸凌者，較容易產生身心症狀、憂鬱和焦慮的問題[6]。長期研究也指出，前青少年期的

霸凌經驗會造成未來及成年後的精神症狀[7-9]。由此可知，不論霸凌或被霸凌都可能對青少年健康造成不同的影響，因此霸凌角色是個值得探討的公共衛生議題。

挪威學者Olweus將霸凌定義為一群或一個學生用某種負面的行動，重複且長期地對待某特定學生或一群學生[10]。此定義強調霸凌行為需要符合三種條件，一是存在權或力量不對等，二是重複且常常發生，三是有傷害對方的意圖。這樣的定義，可將霸凌與情緒上的討厭、偶爾地調侃或玩鬧區分開來。

依據上述定義，Olweus早期研究[10]發現挪威有7%的中小學生是霸凌者，9%是被霸凌者，1.6%是雙重身份者。美國於本世紀初一項全國調查發現，國中階段青少年之霸凌角色分佈如下：13%為霸凌者，10.6%為被霸凌者，6.3%屬雙重身份者[3]。澳洲則有23.7%的國中階段學生是霸凌者、

¹ 開南大學健康照護管理學院養生與健康行銷學系

² 中山醫學大學公共衛生學系暨碩士班

³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健康政策與管理研究所

* 通訊作者：吳文琪

聯絡地址：桃園縣蘆竹鄉開南路1號

E-mail: wenchiwu@mail.knu.edu.tw

投稿日期：102年1月11日

接受日期：102年7月8日

12.7%是被霸凌者及21.5%雙重身份者[11]。韓國以同學提名方式發現國中生中有17%霸凌者、14%被霸凌者及9%的雙重身份者[12]。大陸廣東省之盛行率則為8.6%是霸凌者、18.99%被霸凌者及6.74%是雙重身份者[13]。近期一項涵蓋四十個國家的調查研究則提到，整體而言，10.7%國中階段學生自陳有霸凌他人的經驗，12.6%有被人霸凌的經驗，各國之霸凌角色分佈明顯呈現地區差異，且會依霸凌形式與性別而有所不同[14]。

台灣近年亦開始關注此議題。台灣兒童福利聯盟於2004年運用方便抽樣針對台北、台中與高雄之安親班的426位四至六年級學童進行調查，結果發現9.5%的兒童經常被欺負[15]。後有調查發現台北市七年級學童過去一學期被霸凌二至三次以上之比率為19%[16]，台中市七至九年級學童過去一學期曾經肢體霸凌他人的比率達38.7%[17]。最近一次全台灣國高中職學生霸凌行為的調查由鄭英耀等人[18]於2008至2009年進行，結果發現霸凌者佔施測樣本10.3%、受凌者佔10.1%，雙重身份者為5.2%。自此調查後，至今尚無其他全國性的調查數據發表。

就霸凌行為的相關因素方面，研究學者依照社會生態模式的觀點，將其歸納為個人因素、家庭因素、學校和同儕因素、社區因素和文化因素[1]。其中，個人因素(包括：人口學因素、人格特質與感受等)對學童行為有直接關連，且有助於了解發展介入方案之對象與方向。再者，家庭是兒童學習人際關係的最初場所，因此家庭互動的結果所發展而來的行為模式或人際互動模式，是學校行為表現的基礎[19]。故本研究將著重於探討個人和家庭因素與學童霸凌行角色間的關係。

與霸凌行為有關的個人因素，包括性別、年級、衝動人格、溝通技巧、同儕關係和學校依附程度等。霸凌者有較多比例為男生[14]、高年級[10, 14]、衝動人格傾向較高[20]、較不喜歡學校、老師及同學[21]，及較容易覺得學校氣氛不佳者[3]。被霸凌者則有較高比例是女生[14]、缺乏同儕認可

的溝通技巧[22]、和同儕關係較差且較孤單者[3]。雙重身份者則較多比例為男生[11, 14]、與同儕關係較差且較孤單[3]、較不喜歡學校者[11]。

與霸凌行為相關之家庭因素，包括父母婚姻狀況、家庭互動和管教方式等，均與霸凌行為有關。相較於被霸凌者及旁觀者，霸凌者中較多生長於單親家庭[23]、與父母和手足的關係較差[23]、父母疏於監督和管教[24,25]、和父母過度體罰[10, 26]。被霸凌者與父母的關係則比其與同儕的關係好[10]，其母親對孩子的掌控和保護顯著高於霸凌者的母親[23,26]。雙重角色者則較容易成長於充滿暴力、婚姻衝突和肢體虐待的家庭[26]。文獻指出[26-28]，家庭互動理論可用以解釋家庭因素與霸凌行為間的關係，此理論強調家庭成員間的互動及溝通過程對兒童成長的影響，其所關注之互動源自兒童仿效父母行為和兒童與父母之間不同的依附模式所形成的價值觀及行為結果，互動形式則包括父母對兒童的教養方式和管教方式等。例如Stormshak等人的研究[29]發現責罰型互動與兒童破壞性行為有關，低溫暖的互動則與兒童的敵意行為有關，而肢體攻擊式的互動則與兒童的攻擊行為有關。再者，研究發現[30]，家庭互動模式會從兒童時期延續至青少年時期，尤其是溝通不良的模式。

經由上述文獻可發現，霸凌角色(即霸凌者、被霸凌者、雙重角色及旁觀者)的分佈及影響因素乃國中階段值得研究的議題。因此，本研究之目的乃描述台灣地區公立國中學生之霸凌角色的分佈，並探討與其相關之個人及家庭因素。

材料與方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資料來自「台灣國中生欺凌行為的類型與角色及其與健康的關係」研究計畫，標的母群為2009年台灣地區具有六個班級以上751間公立國中的學生，共849,139人，佔全台灣公立國中學生99.08%，佔全部國中生(含離島和私立)90%。為能抽出具

代表性之樣本，因此以分層集束方式進行抽樣，先將台灣依據地理位置分為北(包括台北、基隆、桃園、新竹、苗栗)、中(包括台中、南投、嘉義、彰化、雲林)、南(包括台南、屏東、高雄)、東(包括宜蘭、花蓮、台東)四區，各區依照各國中總學生數由大至小排序，以系統抽樣的方式抽出五間學校，排除特殊教育班後，請每校每年級提供兩班作為研究樣本。若該校不同意參與研究，則以學生數排序最接近的學校作為替代樣本。最後共20間學校，120個班級參加調查。應訪人數為3,721人。資料收集時間由2010年9月至12月，共完訪3,441人，未完訪原因為當天有事、請假或不同意受訪，完訪率為92.5%。本計畫通過國立台灣大學附設醫院之人體試驗倫理委員會審核(案號200907009R)。

研究工具與變項

資料收集工具為該計畫所發展之「台灣國中生生活方式及團體互動調查問卷」，內容包括霸凌行為，如霸凌和被霸凌的經驗、對霸凌事件的態度、旁觀反應等；健康狀況，如身體症狀、憂鬱程度和社交焦慮；以及個人、家庭和學校因素等。此問卷初稿經五位專家學者進行內容效度後，進行第一次修正，於2010年2月至5月進行預試，根據內部一致性信度分析和因素分析結果修正後定稿。本研究所使用之研究變項如下。

霸凌行為與角色

為避免受訪者以先入為主的觀念解讀霸凌，因此問卷中以欺凌一詞代替霸凌。為確保受訪者完全瞭解霸凌的意義，在相關問題前，依據Nasei及Olweus等學者對霸凌之定義[3,10]撰寫如下的指導語「當我們說一個人被欺凌時，是指另外一個人或一群人，對他/她說了一些話或做了一些事，是令他/她感到難受或不愉快的。當一個人被周圍的人用一種他/她所不喜歡的方式戲弄、嘲笑，或孤立時，就算是欺凌行為。但是，當兩個人或兩群人用差不多相等的實力互吵或互打

時，就不算欺凌行為。」，並於施測時要求學生需先閱讀完指導語後，才填答霸凌行為的題目。

本研究所指之霸凌行為，乃根據兩個題項進行分類而成。A題項之問法為「過去一年內，你有欺凌別人嗎？」，分為校內和校外二個子題，本研究將此兩子題合併為霸凌行為頻率。B題項之問法為「過去一年內，你有被欺凌的經驗嗎？」，此題項亦分為校內和校外二個子題，本研究亦將二子題合併為被霸凌的頻率。以上題目均以五點量表測量，選項為沒有、很少、有時、常常和幾乎每天。於問卷中清楚定義，很少是指平均一個月不到一次，有時是指平均一個月一次以上但一個星期不到一次，常常是指平均一個星期一兩次，幾乎每天是指平均一個星期三次以上。

根據Solberg及Olweus[31]之建議，一個月有發生霸凌行為2-3次以上者，可歸為有霸凌狀況。因此，本研究將霸凌行為頻率填答「有時、常常和幾乎每天」者，歸為有霸凌狀況，其餘則無。被霸凌頻率以相同原則分為有無兩類。本研究所定義之霸凌角色，乃由上述兩題項之答案分為四類：1. 有霸凌狀況且無被霸凌狀況者，稱為霸凌者；2. 有被霸凌狀況，且無霸凌狀況者，稱為被霸凌者；3. 有霸凌狀況且有被霸凌狀況者，則稱為雙重角色者；4. 兩種狀況皆無者，稱為非涉入者。

個人因素

本研究之個人因素包括性別、年級、地區、衝動人格、溝通技巧、受歡迎程度，及學校依附程度。

衝動人格乃參考Barratt[32]、Whiteside[33]之量表經專家會議修訂而成，題項包括我很難靜下心來作事情、我常常做事不經考慮、我很難控制自己的情緒、我很容易因為一些小事抓狂，及我覺得自己是個容易衝動的人。選項為五點量表，由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計分範圍1至5)，共5題，總分範圍為5至25分，Cronbach Alpha值為0.87，

可解釋變異量達66.8%。

溝通技巧乃參考Babcock[34]之量表，修訂為三個次向度：聽的技巧(認真地注意聽對方說話、看著說話人的眼睛)、說的技巧(適度地表達自己的感受、主動欲對方談話)和內容結構(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使用適合的字眼)，共六題[35]，以四點量表(從未、偶而、經常、每次)計分(範圍1至4)。此量表之總分範圍為6至24分，Cronbach Alpha值為0.81，可解釋變異量達51.2%。

受歡迎程度乃自評項目，受訪者回答之題項為「你覺得你在班上受歡迎嗎？」，選項為五點量表，從很不受歡迎到很受歡迎。此題進入多變項分析時，重新合併為三類，即不受歡迎(合併很不受歡迎和不太受歡迎)、普通，及受歡迎(合併很受歡迎和受歡迎)。

學校依附程度乃由受訪者對現在就讀的學校、級任導師和班上同學的喜愛程度三題加總而得，單題選項為五點量表，由非常不喜歡至非常喜歡(計分範圍1至5)。此量表之總分範圍為3至15分，Cronbach Alpha值為0.61，可解釋變異量達56.9%。

家庭因素

本研究之家庭因素包括父母婚姻狀況、父母最高教育程度、家庭互動和管教方式，其中家庭互動包括家庭活動、家庭支持和家庭衝突，管教方式則包括口語責罵、體罰、剝奪權利和忽視。

父母婚姻狀況分為結婚和其他(包括離婚和沒有結婚)。父母最高教育程度是以父母二人中擁有較高教育程度者為主，若單親則以單方結果為主，共分為三類：國中以下、高中職和大學專科以上。

家庭互動及管教方式之題目乃參考前人之量表[36]修訂而成，均以五點量表(計分範圍1至5)進行測量。家庭互動包括三個次概念：其一為家庭活動，即測量學生與家人共同活動的頻率，這些活動包括吃早餐、吃晚餐、出去玩，及聊天。此部分共4題，總分範圍為4至20分，Cronbach Alpha值為0.74，可解釋變異量達56.2%。其二是家庭支持，

即測量家人給予學生的情緒性支持，包括鼓勵、安慰、稱讚等。此部分共4題，總分範圍為4至20分，Cronbach Alpha值為0.92，可解釋變異量達80.5%。其三是家庭衝突，即測量家人之負向家庭互動，包括家人間的打架或吵架，和家人與學生之間的打架或吵架。此部分共4題，總分範圍為4至20分，Cronbach Alpha值為0.79，可解釋變異量達61.5%。

管教方式在測量近一年當學生作錯事時，家長會用什麼方式對待他，共9題，包括四個次概念：口語責罵、體罰、剝奪權利和忽視。口語責罵共兩題，即威脅和罵不好聽的話，總分範圍為2至10分。體罰共三題，包括罰站或跪，打手心、耳光或屁股，及擰耳朵或拉扯，總分範圍為3至15分。剝奪權利則以一題，即不准作喜歡的事(如看電視、打電動、打球等)來測量。忽視也以一題來測量，項目中舉例如冷戰或故意不跟你講話等。

統計分析

該計畫進行分層系統集束抽樣，每人有不同的抽取率，在推估台灣地區的資料時，必須經過加權調整，故本研究以抽取率的倒數作為加權指數，進行母群霸凌行為比率的推估。抽出樣本經由適合度檢定與母體比較後，各地區之性別分佈沒有差異。另外，為考慮抽樣之研究設計效果(design effect)，以SAS 9.1.3之Proc Surveyfreq進行描述統計，以Proc Surveylogistic進行多項式邏輯斯迴歸分析(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37]。

結 果

研究結果發現，就霸凌經驗而言，11.69%的國中生過去一年內有曾霸凌他人的經驗，而9.91%則曾有被霸凌的經驗。霸凌經驗有性別差異，男生曾霸凌他人的比率顯著高於女生(分別為13.77%及9.42%， $p < 0.01$)，但在年級上則無顯著差異。另外，被霸凌經驗在性別及年級上，均無顯著差異。

根據受訪者霸凌他人與被霸凌的經驗，可分為四種霸凌角色(表一)，其中霸凌者、被霸凌者、雙重角色及非涉入者之比率分別為8.71%、7.01%、2.91%及81.37%。霸凌角色的分佈有顯著的性別差異：男生中的霸凌者和雙重角色者之比率較女生高，女生中的被霸凌者和非涉入者之比率則較男生高。然而，霸凌角色的分佈沒有年級差異。

以多項式邏輯斯迴歸分析，同時考慮個人因素(性別、年級、衝動人格、溝通技巧、受歡迎程度、學校依附程度)及家庭因素(父母婚姻狀況、父母最高教育程度、家庭互動、父母管教方式)與國中學生霸凌角色的關係，結果如表二。為瞭解四類霸凌型態間的相關因子差異，本研究以改變參考組的方式進行多項式邏輯斯迴歸分析：(1)相較於非涉入者(模式一)，霸凌者較可能是男生、具有較高衝動人格、自覺受歡迎、家庭衝突程度較高及口語責罵頻率較高者；被霸凌者較可能是具有較高衝動人格、自覺較不受歡迎、被口語責罵和體罰頻率較高者；雙重身分者則較可能為男生、具有較高衝動人格者，及自覺較不受歡迎者。(2)相較於霸凌者(模式二)，被霸凌者較可能是有較低衝動人格、自覺不受歡迎、家庭活動頻率較高、家庭衝突程度較低及被體罰頻率較高者；雙重身分者較可能為自覺不受歡迎者。(3)相較於雙重身分者，被霸凌者(模式三)較可能是女生、較低衝動人格、自覺較不受歡迎且父母為已婚者。

討 論

本研究發現台灣地區國中生有8.71%為霸凌者、7.01%為被霸凌者，2.91%為雙重身份者(共18.63%為霸凌事件的涉入者)，其餘81.37%為非涉入者。男生比女生容易成為霸凌者和雙重身份者。在影響因素中，衝動人格與霸凌者、被霸凌者及雙重身份者均顯著正相關，家庭衝突程度愈高較易成為霸凌者，其餘影響因素則因不同霸凌角色而有不同。

台灣地區國中學生霸凌角色之分佈

將本研究結果與鄭英耀等人[18]之結果相比，發現此次結果較前者(10.3%的霸凌者、10.1%的被霸凌者、5.2%的雙重身份者)為低。然而，該次調查[18]之研究對象除國中生外還包括高中職學生，與本研究有所不同。

另外，與其他地區相比，本研究發現台灣地區國中學生霸凌角色盛行率低於美國(13%的霸凌者、10.6%的被霸凌者、6.3%的雙重身份者)[3]、澳洲(23.7%的霸凌者、12.7%的被霸凌者、21.5%的雙重身份者)[11]，和廣東省(8.6%的霸凌者、18.99%的被霸凌者、6.74%的雙重身份者)[13]，但霸凌者和雙重身份者的比率則高於挪威(7%的霸凌者、9%的被霸凌者、1.6%的雙重身份者)[10]。由此可見，霸凌盛行情況可能因國情而有差異，北歐如瑞典或挪威的霸凌事件發生率較低[14]，可能與這些國家較早進

表一 台灣地區國中學生霸凌角色之加權後比率

	樣本數	霸凌角色(%)				卡方檢定
		霸凌者	被霸凌者	雙重角色者	非涉入者	
總和	3,418	8.71	7.01	2.91	81.37	
性別						
男	1,782	9.96	6.95	3.71	79.38	10.26*
女	1,631	7.44	7.44	1.77	83.35	
年級						
7年級	1,102	8.08	7.77	3.19	80.97	4.68
8年級	1,164	9.77	6.35	3.49	80.39	
9年級	1,152	8.31	6.91	2.09	82.69	

註：*p<0.05; **p<0.01

表二 台灣地區國中學生霸凌角色影響因素之多項式邏輯斯迴歸分析(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s) (n=3,153)

變項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霸凌者/非涉入者	被霸凌者/非涉入者	雙重身份者/非涉入者	被霸凌者/霸凌者	雙重身份者/霸凌者	被霸凌者/雙重身份者	被霸凌者/雙重身份者	被霸凌者/雙重身份者	被霸凌者/雙重身份者
		OR (95% CI)	OR (95% CI)	OR (95% CI)	OR (95% CI)	OR (95% CI)	OR (95% CI)	OR (95% CI)	OR (95% CI)	OR (95% CI)
個人因素										
性別	男/女	1.41(1.00-2.00)*	0.96(0.66-1.41)	2.24(1.20-4.18)*	0.68(0.41-1.13)	1.59(0.80-3.15)	0.44(0.23-0.87)*			
年級	八七	0.96(0.65-1.41)	0.85(0.56-1.29)	0.93(0.45-1.93)	0.89(0.55-1.42)	0.97(0.44-2.12)	0.77(0.33-1.82)			
	九七	0.77(0.48-1.22)	0.96(0.63-1.45)	0.50(0.24-1.05)	1.25(0.72-2.18)	0.66(0.29-1.48)	1.51(0.55-4.15)			
衝動人格	(5-25)	1.11(1.07-1.15)***	1.04(1.01-1.07)*	1.08(1.03-1.13)**	0.93(0.90-0.97)***	0.97(0.92-1.02)	0.94(0.90-0.99)*			
溝通技巧	(6-30)	0.97(0.93-1.00)	1.00(0.95-1.05)	0.99(0.91-1.07)	1.03(0.98-1.09)	1.02(0.95-1.10)	1.00(0.89-1.13)			
受歡迎程度	不受歡迎/受歡迎	0.31(0.16-0.61)***	7.80(4.15-14.64)***	3.20(1.32-7.77)*	25.38(10.53-61.16)***	10.41(3.55-30.54)***	4.20(1.13-15.57)*			
	普通/受歡迎	0.53(0.36-0.78)**	1.23(0.67-2.25)	0.92(0.43-1.97)	2.30(1.16-4.55)*	1.73(0.69-4.34)	2.34(0.67-8.18)			
學校依附程度	(3-15)	0.91(0.84-0.99)*	0.91(0.82-1.00)	0.88(0.76-1.02)	0.99(0.88-1.12)	0.97(0.82-1.14)	0.99(0.82-1.20)			
家庭因素										
父母婚姻狀況	結婚/其他	0.82(0.55-1.23)	0.97(0.62-1.52)	0.76(0.42-1.37)	1.18(0.65-2.16)	0.93(0.44-1.98)	2.34(1.11-4.93)*			
父母最高教育程度	國中以下/大學以上	1.55(0.95-2.51)	1.40(0.81-2.41)	1.69(0.80-3.58)	0.91(0.46-1.79)	1.10(0.44-2.71)	1.30(0.54-3.15)			
	高中職/大學以上	1.24(0.79-1.94)	1.35(0.91-2.00)	1.21(0.71-2.07)	1.09(0.59-2.00)	0.97(0.50-1.90)	1.31(0.64-2.70)			
家庭互動										
家庭活動	(4-20)	0.96(0.91-1.00)	1.04(0.98-1.10)	0.96(0.90-1.03)	1.09(1.02-1.16)**	1.00(0.92-1.09)	1.09(0.99-1.19)			
家庭支持	(4-20)	0.99(0.94-1.04)	0.99(0.94-1.04)	1.00(0.93-1.07)	1.00(0.93-1.07)	1.01(0.93-1.10)	0.98(0.90-1.07)			
家庭衝突	(4-20)	1.10(1.04-1.15)***	1.00(0.94-1.05)	1.05(0.97-1.14)	0.91(0.85-0.97)**	0.96(0.88-1.05)	0.97(0.87-1.09)			
管教方式										
口語責罵	(2-10)	1.13(1.03-1.25)*	1.11(1.01-1.21)*	1.09(0.96-1.23)	0.97(0.87-1.09)	0.96(0.84-1.10)	1.10(0.94-1.29)			
體罰	(3-15)	0.98(0.91-1.05)	1.10(1.01-1.19)*	1.07(0.97-1.19)	1.13(1.03-1.23)**	1.10(0.98-1.23)	1.02(0.92-1.13)			
剝奪權利	(2-10)	1.03(0.95-1.12)	1.01(0.91-1.11)	0.91(0.77-1.08)	0.98(0.88-1.09)	0.89(0.75-1.05)	1.02(0.83-1.26)			
忽視	(1-5)	0.94(0.78-1.12)	1.04(0.85-1.27)	1.13(0.92-1.39)	1.11(0.86-1.43)	1.21(0.93-1.57)	0.84(0.62-1.14)			

註1：本分析已考慮研究設計效果(design effect)。

註2：*p<0.05; **p<0.01; ***p<0.001。

註3：依變項反斜線(/)下表示參考組。

註4：模式一係以非涉入者為參考組，模式二係以霸凌者為參考組，模式三係以雙重身份者做為參考組，各模式間重複之角色比較則予以省略。

行校園霸凌介入方案有關[1,10]，此差異之形成原因仍有待進一步國際比較研究予以釐清。

霸凌角色的相關因子

個人因素方面

就性別而言，相對於未涉入者，男生比女生較容易成為雙重身分者和霸凌者，成為被霸凌者之可能性則無性別差異；相對於被霸凌者，男生成為雙重身份者的可能性高於女性。Olweus[10]的文章指出，一般而言，在現行的性別框架下，男生的互動模式會有較多霸凌別人的可能，特別是肢體霸凌，也較容易被肢體霸凌，但在被關係霸凌的比率則沒有男女差異。本文所發現相對於未涉入者之被霸凌者無性別差異的結果可能與被霸凌形式有關，未來研究可針對霸凌形式之性別差異進行深入探討。

就衝動人格而言，我們研究發現，相對於非涉入者，衝動人格越高者成為霸凌者、被霸凌者及雙重身分者的機會越高；相對於霸凌者及雙重身份者，衝動人格越高者成為被霸凌者機會越低。目前針對霸凌角色之研究尚無考慮衝動人格的影響[3,11]，但Barratt[32]認為衝動是指沒有思考就行動、快速作決定、比較在乎眼前的感受，較少想到未來後果的一種個性。這樣的性格可能成為霸凌者，亦有可能成為被霸凌者。Olweus[10]提到，典型的霸凌者通常較衝動且自我感覺良好。反之，若被霸凌者具有較高之衝動人格時，容易被同儕認為他在挑釁，可能因此成為受害者[10]。

就自覺受歡迎程度而言，相對於非涉入者，不受歡迎者屬於霸凌者、被霸凌者及雙重身份者的可能性高於自覺受歡迎者；相對於霸凌者，不受歡迎者屬於被霸凌者及雙重身份者的可能性高於自覺受歡迎者。可以看出：自覺不受歡迎者不僅容易涉入霸凌行為，也比較容易屬於被霸凌者。過去研究發現[7]，國中階段正是尋求同儕認同的時期，由於霸凌者會運用群體壓力，透過直接或間接霸凌的方式來塑造自己的地位，因此

當被霸凌者處於這種情境時，會覺得自己是不受歡迎的。我們的研究亦發現，自覺較受歡迎者及衝動人格得分較高者，則較有可能成為霸凌者；相對地，自覺較不受歡迎者及衝動人格程度較高者，則較有可能成為被霸凌者。自覺受歡迎程度與衝動人格是否中介或調節霸凌行為的發生？自覺受歡迎程度、衝動人格與霸凌行為的發生是否互為因果？應是未來進一步研究的方向。

家庭因素

在婚姻狀況方面，雙重身份者來自非已婚家庭的機會比被霸凌者高。在家庭互動方面，霸凌者的家庭活動程度顯著低於被霸凌者，而家庭衝突程度則高於被霸凌者和非涉入者。在管教方式方面，被口語責罵頻率較高者，有較高的機會成為霸凌者和被霸凌者，被體罰頻率較高的學生，則有較高的機會成為被霸凌者。由於家庭因素之次概念彼此交織形成不同的家庭狀況，因此以下將分別對不同角色的家庭狀況進行討論。

家庭互動的研究指出霸凌者較易覺得家庭成員疏遠有距離，且感受到家庭脫序[26]，甚至放任[19]。Olweus[10]亦提到，典型的霸凌者成長於缺乏溫暖和監督的家庭環境，因而使其易對周圍人產生敵意，會透過傷害別人和使人痛苦的過程，來讓自己得到滿足。父母的情緒會影響孩子的情緒，缺乏溫暖的家庭容易養育出具有攻擊性的孩童。本研究發現霸凌者的家庭有較高的衝突和口語責罵，且家庭活動頻率較低，反應其家庭較缺乏溫暖，與理論相符。

家庭互動的研究[19,26]指出，被霸凌者處於過度保護的家庭，家庭成員互動緊密且彼此牽絆，父母採權威掌控，因此使兒童缺乏自主性。另有研究[38]指出過度體罰可能會使孩童缺乏自信，易成為暴力受害者。本研究亦發現被霸凌者的家庭互動程度高，且體罰程度較霸凌者高，反應其家庭互動緊密但屬權威式掌控。

過去研究指出，雙重角色者的家庭較可能充滿暴力、婚姻衝突、甚至虐待[26]，在管教上則屬忽略和不一致[19]。然而本研

究僅發現其家庭之婚姻狀況與被霸凌者有差異，但在家庭衝突和管教方式上與其他角色沒有顯著差異。雙重角色和其他角色的差異，或許來自學校或社會等其他因素，有待未來進一步研究進行探討。

研究限制及建議

本研究之標的母群乃台灣地區之公立國中學生，並採自填問卷之方式進行，對於霸凌行為的測量可能會有符合社會期望的限制，因而造成低估。然而，文獻[31]指出，雖然可以使用同儕提名、老師提名等方式來測量霸凌行為，但這些方式並不適合用來呈現霸凌行為的盛行率，最適用方式仍是自我報告。本文有橫斷研究之限制，無法推估因果關係，僅能呈現變項間的相關性，未來建議可使用長期資料分析霸凌行為影響因素。文獻中針對雙重角色的研究很少，然而過去研究[3,4]已指出雙重角色的健康狀況比霸凌者和被霸凌者差，因此建議未來針對此族群進行深入研究。另外，除本文所探討之個人及家庭因素外，建議未來應運用多層級分析的方式，將學校因素納入考量。

本研究發現不同的霸凌角色各有其相關之家庭因素，因此在設計霸凌行為相關的介入計畫時，需要家長的參與。家長需瞭解其在家中的互動和管教方式與兒童霸凌行為間的關係。對於霸凌者而言，家長應可盡量增加良好的家庭互動，減少家庭衝突和過度口語責罵。對於被霸凌者而言，家長應可減少過度體罰。對雙重身份者而言，家長可增加良好家庭互動頻率。學校和家庭均應注意男女生的霸凌行為表現差異，應提供不同的介入策略。霸凌者在班上自覺受到歡迎，因此在進行介入計畫時，應注意一般認為霸凌者為不受歡迎者的迷思。由於霸凌行為在國中階段已然盛行，建議在國小階段即開始進行預防介入計畫。

致 謝

本研究感謝國家科學委員會提供經費執行「台灣國中生欺凌行為的類型與角色及其與健康的關係」計畫(NSC 98-2511-S-424

-002 -MY2)，並感謝計畫執行過程中所有參與之學校及相關人員。

參考資料

1. Swearer SM, Espelage DL. Introduction: a social-ecological framework of bullying among youth. In: Espelage DL, Swearer SM eds. *Bullying in American Schools: A Social-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4; 1-12.
2. Pace B. Bully. *JAMA* 2001;**285**:2156.
3. Nasel TR, Overpeck M, Pilla RS, Ruan WJ, Simons-Morton B, Scheidt P. Bullying behaviors among US youth: prevalence and association with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JAMA* 2001;**285**:2094-100.
4. Alexander L, Currie C, Mellor A. Bullying: health, well-being and risk behaviours. Available at: http://research-repository.st-andrews.ac.uk/bitstream/10023/2058/1/BriefingPaper_10.pdf. Accessed January 3, 2013.
5. Kaltiala-Heino R, Rimpela M, Rantanen P, Rimpela A. Bullying at school-an indicator of adolescents at risk for mental disorders. *J Adolesc* 2000;**23**:661-74.
6. Fekkes M, Pijpers F, Fredriks A, Vogels T, Verloove-Vanhorick S. Do bullied children get ill, or do ill children get bullied? A prospective cohort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lying and health-related symptoms. *Pediatrics* 2006;**117**:1568-74.
7. Wolke D, Woods S, Samara M. Who escapes or remains a victim of bullying in primary school? *Br J Dev Psychol* 2009;**27**:835-51.
8. Kim YS, Boyce WT, Koh YJ, Leventhal BL. Time trends, trajectories, and demographic predictors of bullying: a prospective study in Korean adolescents. *J Adolesc Health* 2009;**45**:360-7.
9. Pepler D, Jiang D, Craig W, Connolly J. Developmental trajectories of bullying and associated factors. *Child Dev* 2008;**79**:325-38.
10. Olweus D. *Bullying at School: What We Know and What We Can Do*. Oxford, UK: Blackwell, 1993; 8-10.
11. Forero R, McLellan L, Rissel C, Bauman A. Bullying behavior and psychosocial health among school students in New South Wales, Australia: cross sectional survey. *BMJ* 1999;**319**:344-8.
12. Kim YS, Koh YJ, Leventhal BL. Prevalence of school bullying in Korea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rch Pediatr Adolesc Med* 2004;**158**:737-41.
13. Wang H, Zhou X, Lu C, et al. Adolescent bullying involvement and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family and school life: a cross-sectional study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in China. *PLoS One* 2012;**7**:e38619.
14. Craig W, Harel-Fisch Y, Fogel-Grinvald H, et al. A

- cross-national profile of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among adolescents in 40 countries. *Int J Public Health* 2009;**54**(Suppl 2):S216-24.
15. 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國小兒童校園霸凌 (bully)現象調查報告。台北：兒童福利聯盟文教基金會，2004。
Child Welfare League Foundation. A Survey of Bullying among Children on Elementary School Campuses. Taipei: Child Welfare League Foundation, 2004. [In Chinese]
16. Wei HS, Jonson-Reid M, Tsao HL. Bullying and victimization among Taiwanese 7th graders: a multi-method assessment. *Sch Psychol Int* 2007;**28**:479-500.
17. Wei HS, Williams JH, Chen JK, Chang HY. The effects of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teacher practice, and school organizational factors on students' bullying: a multilevel analysis of public middle schools in Taiwan. *Child Youth Serv Rev* 2010;**32**:137-43.
18. 鄭英耀、黃正鵠：校園暴力霸凌現況調查與改進策略實施計畫報告。高雄：國立中山大學，2008。
Cheng YY, Huang CK. A Report on the Current Status of Bullying on Campus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Strategies for Improvement. Kaohsiung: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2008. [In Chinese]
19. Duncan RD. The impact of family relationships on school bullies and victims. In: Espelage DL, Swearer SM eds. *Bullying in American Schools: A Social-Ecological Perspective on Prevention and Intervention*.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4; 227-44.
20. Bosworth K, Espelage DL, Simon TR.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bullying behavior i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J Early Adolesc* 1999;**19**:341-62.
21. Alexander L, Currie C, Mellor A. Social context of bullying behaviours. Available at: http://research-repository.st-andrews.ac.uk/bitstream/10023/2057/1/BriefingPaper_9.pdf. Accessed January 3, 2013.
22. Blood GW, Blood IM. Bullying in adolescents who stutter: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and self-esteem. *Comm Sci Disord* 2004;**31**:69-79.
23. Bowers L, Smith PK, Binney V. Cohesion and power in the families of children involved in bully/victim problems at school. *J Fam Ther* 1992;**14**:371-87.
24. Loeber R, Dishion TJ. Boys who fight at home and school: family conditions influencing cross-setting consistency. *J Consult Clin Psychol* 1984;**52**:759-68.
25. Haynie DL, Nansel T, Eitel P, et al. Bullies, victims, and bully/victims: distinct groups of at-risk youth. *J Early Adolesc* 2001;**21**:29-49.
26. Smith PK, Myron-Wilson R. Parenting and school bullying. *Clin Child Psychol Psychiatry* 1998;**3**:405-17.
27. Mijas R.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s and bullying experiences on a child's mental health: parental and peer interactions' impact on self-esteem. Available at: <http://www.lulu.com/shop/robert-mijas/influence-of-parenting-styles-and-bullying-experiences-on-a-childs-mental-health/ebook/product-20726298.html>. Accessed February 20, 2013.
28. Brook JS, Saar NS, Brook DW. Developmental pathways from parental substance use to childhood academic achievement. *Am J Addict* 2010;**19**:270-6.
29. Stormshak EA, Bierman KL, McMahon RJ, Lengua LJ. Parenting practices and child disruptive behavior problems in early elementary school. *J Clin Child Psychol* 2000;**29**:17-29.
30. Loeber R, Drinkwater M, Yin Y, Anderson SJ, Schmidt LC, Crawford A. Stability of family interaction from age 6 to 18. *J Abnorm Child Psychol* 2000;**28**:353-69.
31. Solberg ME, Olweus D. Prevalence estimation of school bullying with the Olweus bully/victim questionnaire. *Aggressive Behavior* 2003;**29**:239-68.
32. Patton JH, Stanford MS, Barratt ES. Factor structure of the Barratt impulsiveness scale. *J Clin Psychol* 1995;**51**:768-74.
33. Whiteside SP, Lynam DR. The five factor model and impulsivity: using a structural model of personality to understand impulsivity. *Pers Indiv Differ* 2001;**30**:669-89.
34. Babcock JC, Waltz J, Jacobson NS, Gottman JM. Power and violence: the relation between communication patterns, power discrepancies, and domestic violence. *J Consult Clin Psychol* 1993;**61**:40-50.
35. 吳文琪、李蘭：台北市國中生之暴力行為與溝通技巧的關係。台灣衛誌 2001；**20**：485-94。
Wu WC, Yen L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iolent behaviors and communication skills among students of junior high schools in Taipei City. *Taiwan J Public Health* 2001;**20**:485-94. [In Chinese: English abstract]
36. Wu WC, Kao CH, Yen LL, Lee TSH. Comparison of children's self-reports of depressive symptoms among different family interaction types in northern Taiwan. *BMC Public Health* 2007;**7**:116.
37. Cassell DL. Wait wait, don't tell me... you're using the wrong PROC! In: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first Annual SAS® Users Gro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Cary, NC: SAS Institute Inc, 2006; Paper 193-31: 1-11.
38. Fergusson DM, Lynskey MT. Physical punishment/maltreatment during childhood and adjustment in young adulthood. *Child Abuse Negl* 1997;**21**:617-30.

Individual and family correlates of bullying role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Taiwan

WEN-CHI WU^{1,*}, DIH-LING LUH², LEE-LAN YEN³

Objectives: Bullying is an important public health issue. The aims of this study were to demonstrate the prevalence of bullying roles and to investigate individual and family correlates of these roles among 7th to 9th graders in Taiwan. **Methods:** Participants included 3,441 students from 120 classes in 20 schools via stratified, multistage,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To estimate the prevalence of roles in bullying, the weighting index was calculated from the inverse of the sampling rates. Descriptive analysis and 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were performed using SAS Survey Analysis PROCs software. **Results:** Our survey revealed that 18.63% of the students were involved in bullying with 8.71% as bullies, 7.01% as victims, and 2.91% in both roles. Gender, level of impulsiveness, self-perceived popularity, parental educational attainment, the frequency of family conflict, scolding, and corporal punishment were significantly related to the probability of being classified in one bullying role or another. **Conclusions:** School bullying is not uncommon in Taiwan. Our results suggested that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nd family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bullying roles should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grams to prevent bullying. (*Taiwan J Public Health*. 2013;**32**(4):372-381)

Key words: *the roles of bullying, prevalence, Taiwanes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¹ Department of Health Development and Marketing, School of Healthcare Management, Kainan University, No.1 Kainan Rd., Luzhu, Taoyuan, Taiwan, R.O.C.

²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Chung Shan Medical University, Taichung, Taiwan, R.O.C.

³ Institute of Health Policy and Management,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R.O.C.

* Correspondence author. E-mail: wenchiwu@mail.knu.edu.tw

Received: Jan 11, 2013 Accepted: Jul 8, 2013

評論：台灣地區國中學生霸凌角色之分佈及其與個人和家庭因素之分析

此篇研究具有很高價值的學術意義，因為台灣仍非常欠缺國中生的全面性抽樣調查，此研究提供了一個好的開始。針對此一研究，有一些角度可以提供未來進一步研究的思索。

首先有關霸凌的定義方面，此篇研究採用欺凌的名詞來讓受訪者進行填答，若是其中有一個月2-3次以上的填答者，才被區分為霸凌或霸凌者、雙重角色及非涉入者四種角色，此篇研究者認為這樣進行，可避免先入為主的霸凌概念，這是一個新嘗試，但是這樣進行，在與其他霸凌盛行率研究相比較時，必須謹慎為之，因為這與國內相關霸凌研究所使用的抽樣與定義都有所差別，例如兒童福利聯盟或是鄭英耀等人的研究等等。且此篇研究以公立學校為樣本，並未涵括私立學校，因此，許多霸凌研究論文的引用者，在進行各國比較時，常常忽略各篇研究

國立東華大學課程設計與潛能開發學系

李明憲

E-mail: health100@gmail.com

聯絡地址：花蓮縣府前路296巷27號

的霸凌定義與測量方法不同，而逕以單一的論述某國盛行率高於某國，這樣引用與推論是非常危險的。

本篇研究將霸凌角色方面分成四類，獨缺旁觀者角色，近年的研究與霸凌實際案例指出，旁觀者的漠視經常是霸凌角色中重要的共犯，此一角色在此研究中被缺漏，實屬可惜，若能得知旁觀者的數量與影響因素，那麼在教育介入之時，除了對於霸凌與被霸凌者的教育設計外，也能針對旁觀者的角色進行相關輔導與教育，國內學者李明憲在推動教育部的反霸凌安全學校計畫時，就不斷強調除了推動霸凌者與被霸凌者的修復式正義之外，更應推動鼓勵旁觀者挺身而出的「旁觀者正義」，因此，將旁觀者角色納入，可做為教育工作者及未來研究者的參考。

另外霸凌的影響因素繁多，包括學校氣氛等等都有可能是重要影響因素，本篇研究選定個人因素與家庭互動作為探討重點舉出重要的結論，但霸凌之成因複雜，若能以多因的理論，建構多因的因果模型更佳。

作者回覆：台灣地區國中學生霸凌角色之分佈及其與個人和家庭因素之分析

誠如評論人所提，霸凌盛行率的跨研究比較，需注意不同研究之定義、測量方式及樣本特性。本研究在國際比較時，盡量選取採用相同測量方式之研究進行對照。

旁觀者確實是霸凌研究的重要議題，根據Olweus的分類[1]，霸凌事件的旁觀者又可細分為明顯支持霸凌者、潛在支持霸凌者、事不關己者、潛在保護者及明顯保護者等，可知旁觀者依其對霸凌事件的反應有不同的分類。若將之與本文主題(霸凌角色)同時討論，不僅更難與其他研究比較，也會導致文章太過複雜。初步檢視本研究調查結果，自述曾經在過去一個月內看過有人欺凌

他人者，整體之加權比率為41%，未涉入者之中曾經在過去一個月內看過有人欺凌他人之比率為34%，研究團隊未來會針對霸凌旁觀議題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社會生態模式已提出影響霸凌事件的因素來自各個層面，為使本文聚焦，在此並未探討學校因素。未來將以多層級模式的方式，分析學校因素對霸凌事件的影響。

參考文獻

1. Olweus Bullying Prevention Program. How bullying affects children-the bullying circle. Available at: http://www.violencepreventionworks.org/public/bullying_effects.page. Accessed July 31, 2013.